

世界侦探惊险名著文库



【法】莫里斯·勒布朗 ◎ 著

Maurice Leblanc

刘健宏 金永等 ◎ 译

群众出版社

亚森·罗平探案全集

亚森·罗平的第二面孔

7



世界文库

期 限 文 库

请于下列日期归还



莫里斯·勒布朗 ◎ 著

Maurice Leblanc

刘健宏 金永等 ◎ 译

群众出版社

亚森·罗平探案全集

亚森·罗平的第二面孔

L565.4 / 7
196.7



0000042925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亚森·罗平探案全集 第7卷：亚森·罗平的第二面孔 / (法) 勒布朗 (Leblanc, M.) 著；刘健宏等译。— 北京：群众出版社，1997. 12
(世界侦探惊险名著文库)
ISBN 7-5014-1587-0

I. 亚… II. ①勒… ②刘… III. 长篇小说：侦探小说— 法国— 现代 IV. I565. 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7) 第 13882 号

亚森·罗平的第二面孔——亚森·罗平探案全集 (七)

著 者：(法) 莫里斯·勒布朗

译 者：刘健宏 等

责任编辑：冯京瑶

封面设计：颜雷

插 图：刘心乐 颜雷

技术设计：李隆昇

出版发行：群众出版社，电话 6763.3344 转

社 址：北京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邮编 100078

印 刷：北京印刷一厂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850×1168 1/32

字 数：500 千

印 张：20.5

版 次：1998 年 1 月第 1 版 第 1 次

书 号：ISBN 7-5014-1587-0/I·624

定 价：28.50 元



微光还是照见了一点东西……发光的东西，是一颗死人的头。



瑟尼纳跪下来，一点点地把门推开。最终，他把头伸了进去。



他正呆在一个起拱的地窖中央，它是由一字摆开在长条铁桌子上的六盏煤油灯照亮的。

RA 677 | 63



伊代伊四肢着地地爬向箱子，他伸出一只疯狂抖动的手臂。

目 录

故 故 故 尔 嘴 故 故 故 金永 譯

一 沉睡森林中的迷人城堡.....	(3)
二 荆棘之点	(25)
三 困境中的年轻姑娘	(44)
四 地窖	(58)
五 劫持	(71)
六 圣让园圃	(97)
七 屠杀.....	(115)
八 圣让接替了雅科布.....	(122)
九 夏至之夜.....	(133)
十 财富的守护人.....	(143)
尾声 不祥之物.....	(155)

火 鞭 布 金永 譯

一	白色的银莲花	(161)
二	架在脖子上的刀	(183)
三	西蒙娜·德·马雷丝	(198)
四	熹微之光	(222)
五	火药库	(238)
六	紧张准备之夜	(254)
七	铁手套	(268)
八	吉热斯的圈	(288)

亚森·亚卑拂亚二森乳 刘健宏 译

一	在刑事法庭上	(309)
二	“爪子”的报复	(320)
三	拉乌尔在工作	(335)
四	恐怖的考验	(346)
五	上当受骗之夜	(358)
六	在狼口之中	(372)
七	“爪子”反攻	(393)
八	一个叛徒	(405)
九	匪巢	(429)

森森·碧森亚亚亚 刘健宏 译

一	一张五十法郎的纸币	(453)
二	一个离奇的夜晚	(466)
三	蒙代伊夫人的下午时光	(479)
四	山雀别墅	(492)
五	罗平的调查	(507)

六 在狱中.....	(519)
七 新的牺牲者.....	(531)
八 伊莎贝尔和贝阿特里斯.....	(545)
九 线索.....	(569)
十 费利西安.....马蒂亚斯..... 拉斐尔.....	(579)
十一 在烈火中.....	(591)

**法 庭 王 的 剧 本 由 约 瓜 伯 蒂 · 纳 斯 译
附 言** 傅 佳 译

序言

前言

一 岩柱有它的秘密， 海滩有它的神奇.....	(616)
二 薄弱之处.....	(622)
三在美丽的大海上.....	(629)
四 王后的首饰.....	(636)

附言

欧奈维尔城堡的秘密

金永译





一 沉睡森林中的迷人城堡

拉乌尔·达皮尼亚克在驶上长长的斜坡最高顶之后，一下子就辨认出了欧奈维尔城堡的暗黑色的屋顶，他紧握方向盘的双手随即也放松了下来。在他的眼前，原野静悄悄地伸展开来。在右侧，他不时地看到时隐时现的塞纳河。在左侧，则是使他那四十匹马力的发动机产生很大回音的黑色峭壁。从巴黎出来只用了四个小时，尽管路上还爆过一次轮胎！拉乌尔换了挡，在欧奈维尔的拐弯处，把轮胎弄得吱嘎作响。有一阵子，小镇上沉睡的街道发出了抱怨和咒骂声。汽车驶上了一条横街，然后又在由于早来的夏天而变得满是车辙印的路上颠簸了一阵子。拉乌尔关火车灯，把车熄了火，然后滑行了几米，来到树丛的阴影下面，最后把车停好。

而后，随着几个迅捷的动作，他摘掉眼镜，脱下帽子和防尘外衣，走下车来。

“嘿，”他低声说道，“感觉不错！样子肯定很古怪，像个演员。”

他摸了摸活动硬领，抻了抻西服，打了一个哈欠。新月至上弦月之间的月光幽幽地照着林下的灌木丛。

“赶紧行动。”他继续自言自语道。

他走上了一条通往白垩质小丘的小路，在小丘的顶部，在满天星斗之下，破旧的城堡主塔的侧影显现了出来。他继续向高处走去，熠熠闪光的塞纳河展现在他的眼前，河面上随处飘动着薄薄的雾气。在不远的上游处，就在河的对岸，几点闪现的微弱灯火告诉人们，那就是唐卡维尔。翁弗勒尔就在那个方位，就在被这破残的城堡主塔削切得怪模怪样的山嘴后面。拉乌尔轻轻地攀援着。他来到了半瘫塌的围墙边，然后悄悄地溜进了院子，其间他两次打燃他的打火机。在塔楼底下的黑影处，一个微小的火光也闪了两下。拉乌尔等着，很快地，一个身影出现在他的身边。

“是您吗，老板？”

“正是本人。”

“您不是昨天晚上就要来的吗？”

“我来晚了。因为有一场战斗，一次在英国使馆的午宴，这是为莫凯艺术展的开幕式举行的……是贵族就得行为高尚，我亲爱的。你是应该知道这一点的。”

拉乌尔抓住他同伴的手臂，同时语气也变得强硬起来。

“至于你，在这段时间，你害怕了，是吧。毛头小伙子！你肯定在想：‘老板犹豫了，他觉得这个节目太大了，他退缩了。’你得承认，即使我放弃这次行动，你也不会生气的！正直的人，对吧！”

“我向您保证，老板……”

“那当然，我的小布律诺。你从来没有胆怯过。你从来没有想过：‘老板走得太远了。某一天早上，他肯定会被人家逮住的。到那时，我们将要在湿草堆里度过我们的余生啦。’”

他发出一阵像年轻人一般的、充满激情的笑声；而布律诺，被拉乌尔·达皮尼亞克表现出来的惊人的活力弄得惶惑不安，也跟着笑了起来。

“这是真的。”他喃喃道，“有好几次，我确实产生了怀疑。”

抓在他手臂上的手，像一只铁捕兽器一样，更紧了。

“我不允许你产生怀疑。哪怕我消失了……一天、一个月、一年。这并不重要……我总会再出现的，你听到了吗？……出现在你的身边……你就不会有任何危险……好啦，走吧，我的小朋友。把我介绍给主人吧……我跟着您走，我的殿下。”

布律诺完全被征服了，他带头朝院子深处走去。

“注意门，老板。要低头……现在要爬九十一级台阶。”

他点亮一只手电筒，照着那些陈旧的石块。

“真没想到，”拉乌尔说，“这地方实在太美了。也许是由于有点质朴的田野情调的缘故吧。”

他轻捷地走到了喘息声越来越重的布律诺前面。

“报告一下，小兵。城堡里有多少男人？”

“三个。其中一个好像很老，像是一个看门的，兼着管家……”

“另外两个呢？”

“正当年富力强，是城堡主人和司机。”

“还有吗？”

“别走这么快，老板！……我真不知道您的腿是怎么生的……我实在跟不上您了……还有一个女厨子，大约四十至五十岁的样子，和两个女孩子。其实是一个姑娘和一个女孩……分别是十七岁和十二岁的样子。”

“是姊妹俩？是城堡主人的孩子吗？”

“呃，不，肯定不是的。姑娘是的……但是小女孩应该是老头儿的一个亲戚。她总是跟着他，不离左右。”

“没有女主人吗？”

“没有，我想城堡主人是个鳏夫。”

“那么这些人住在什么地方？”

“住在二楼，城堡主人和姑娘在中央……司机和女厨子——无疑是丈夫和妻子，住在左翼……老头儿和小女孩住在一幢独立的

小楼里……”

“好极了。”走进天花板已经半塌落的宽敞大厅的拉乌尔说着，“你还真干了一些事。”

“是，我的司令。”布律诺开着玩笑说。

他照了照放在地板上的盖着残羹剩饭的布。然后，他又以一种夸张的导游的口气继续说：

“巡查道是朝向……”

拉乌尔从他的手里拿过手电，把它熄掉了。

“轻一点，小家伙……别老是照来照去……你有小型望远镜吗？”

“在这里。”

拉乌尔·达皮尼亚克走上巡查道，继续往前走。欧奈维尔城堡位于他的右侧，他马上就看到了这雄伟壮观的庞然大物，结构复杂的屋顶在月光下泛着银灰色的光。他校正了小望远镜之后，看了很长时间。

“什么东西在发亮，在那儿，就在栅栏门的左边？”

“是一眼井。”布律诺回答说，“在厚墙里嵌有一眼水井。您肯定是看到了石井栏上的那只水桶。”

拉乌尔紧皱着眉头，继续观察着。

“有狗吗？”

“只有一只猎犬，它总是跟在小姑娘的左右。”

“人们夜里放它出来吗？”

“不放。”

“你能肯定？”

“否则我会看到它的。我向您保证，它是睡在房子里的。”

谈话声变得极细微了。

“好啦。”拉乌尔低声咕哝着，“我看你还在害怕。你怕什么呢？”

“没有……只是，当我想到还得重新开始时，我真希望今天晚

上结束一切。”

“胆小鬼！如果我放手让你去干，你会随便胡弄一下的。嗯？甚至都不会选择……我们尽量捞来大吃大喝，又大把大把地花钱，像个梁上君子似的……妈的，可是你把我当成什么人啦？……我，我是一名收藏家。三个多星期以来，我一直在研究这门学问，我在认真学习钻研，并且力求精通。我为此甚至还去过艺术部考察。你知道我在艺术部学到了什么吗？……人们对某些油画的真实性持怀疑态度。勒·纳蒂埃可能是赝品……佩西埃·封丹秘书的署名是仿效出来的……我手头有专家的报告，这叫你大吃一惊吧。初出茅庐的年轻人！需要一份详尽的报告，还得附上一张图，因为政府准备买下这座城堡……你是想要我告诉你摆放勋章的橱窗的确切位置吗？……就在艺术长廊的尽头……那些铜版画收藏品吗？……正好位于中央，就在弗拉格纳和拉·图尔的对面。在我们对图画和侵室入宅感兴趣时，人就得像这样工作。”

拉乌尔对着布律诺看的脸上表现出一种沉着的果敢，浮现出一种讥讽的神情。拉乌尔伸出手去搂着年轻人的肩膀。

“看到了吗，孩子，当我们被称为亚森·罗平时，我们就要接受人们的挑剔和评判。人们不会像美国的亿万富翁那样满足于陈年旧货。我先参观一遍，然后我再征收。”

他微笑着，如此地镇定和自信，使得布律诺也嚷嚷了起来。

“好吧，我们往前走吧，老板！”

拉乌尔把他拉回自己身边。

“现在还为时不晚，我的小朋友。如果你想要另一种活法，如果你想做一个帮助享有亡夫遗产的阔太太推车和在圣于贝尔弥撒时募集捐款的好青年，你现在完全可以自由。”

“不，老板。我是说……”

“当一个人有幸，就像你现在这样，成为一名绅士时，我能懂得他在担心什么。”